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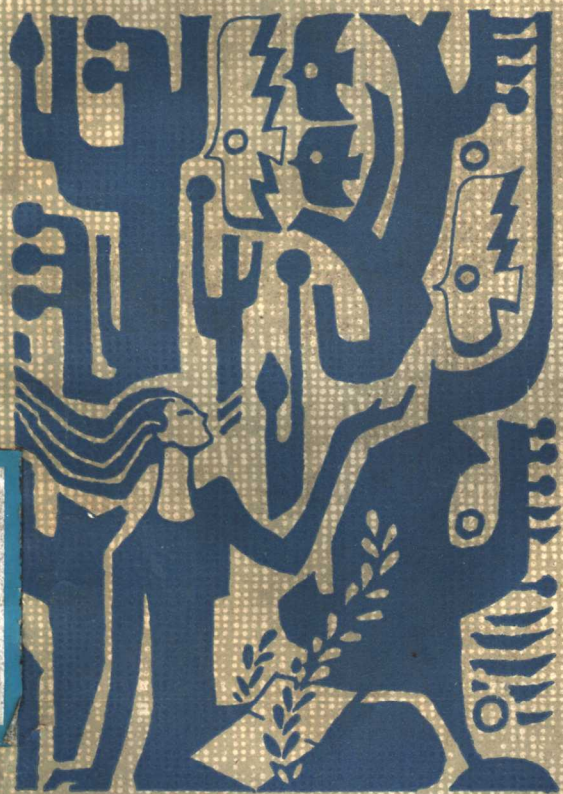
人和书

REN

HE

SHU

朱 正 ● 书海出版社



人和书

朱正 ● 书海出版社

人 和 书

朱 正 著

*

书海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190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*

ISBN 7-80550-018-5

定价: 2.35元

我喜欢书籍，也喜欢朋友。爱书与择友，鄙意均在求知，尚无冒充博雅之心。现在竟然提笔为朱正同志的《人和书》写序，实在深愧僭妄，当先告罪于读者。

我终于为本书写序，倒不是处于醉酒状态，或是犯了老年性癫狂，自以为可以主宰五大洲沉浮，洒风雨雷电，生死荣辱人，而衡文定论，更不在话下。我不过是个爱书者，读过朱正写的那两三本书，尤其欣赏他的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，想到孟轲说得好：“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我便留意要结识这位作者，无非是想在与他的接触中多添一些知识，多得一些启发。

“无巧不成书。”我们竟同在一个大院子里工作了几年，男女老少，院子里有

上千人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并未住在长沙。我找上门去，拜访攀谈；以后打水、买饭，不时见面。有时，他在夜晚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天说地，畅所欲言，兴致很高；言辞坦率，偶尔也凌轹时辈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：人如其书，文如其人。他是一个磊落鲜明、颇有特色的人，也是一位头角峥嵘、很有个性的人。有时，我清晨到后楼去找他，原以为必可“拿获”，谁知他却早已锁门外出了。到八点钟，在门口竟又见到了，他说是已办好一件事，赶回来上班了。他在客中，如此栖栖遑遑，既无车马，又无随行弟子，不过只有一张月票！他成天编书审读，加工整理，又挤出时间写作，编辑与作者集于一身，还替朋友们和故乡人办一些杂事。我渐渐体会到，跟他接触可要小心，他不说谎话，也不佩服别人弄虚作假；他一刻不闲，是个好事之徒，总要劝告你干这干那，他自己却听任鬚髮丛生。与他的交往，对我成为一种督促了。

有一次谈到他做编辑工作中所写的审读意见，图书评论，前言后记，人物评介，觉得可以辑集成书，成为正在兴起的编辑学研究的一种参考资料，窃以为从中能够引伸出若干有学术价值的原理原则。这就是本书编辑的缘起。我这么一讲，又生出枝节，他就要求我给这本书写序，送去出版。我断然谢绝，诚恳申明我不配作序，学问差，阅历浅，更重要的是一品大百姓，象韩愈在《送王秀才序》中所说：“惜乎吾力不能振之，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。”后来我与他每次相见，他都提写序的事，能言善辩，微笑中含有令人就范的力量。我闭关自守，谨按既定方针办：“我自岿然不动。”有一次晤谈后，送他到楼梯口，听他以湘音喃喃地自言自语，

好象责怪我不肯写序，就是瞧不起人！

啊呀呀！瞧不起一些人，老实说，也是有的，但怎么会瞧不起朱正呢！且不说他三十年间几度经受不公正的处理，单说在大革文化命之年，以“现管四类分子”之身，衣食无着，在那种奇异的新生活运动中，居然写出十五万字的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来，真够不可思议。我在1983年第7期《读书》发表的《朱正和他的〈鲁迅传略〉》一文中即已指出：

在一切被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时代，要打破精神枷锁，排拒逆流前行，敢做有关鲁迅史料的正误工作，甘冒犯下“恶毒攻击罪”的危险，是要有追求真理的非凡的勇气，是要把头颅提在手上的。当有关鲁迅的史实被异怪歪曲解释时，朱正所做的正误工作，应该看作是对中国人民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正气的发扬。

在极左横行和封建流毒严重的那个时候，做个有思想很勤奋的知识分子多不容易！然而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了全国，朱正终于沐浴在历史新时期的温暖的阳光里。他完全平反了，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们大胆识拔了他和他的难友们。报纸刊物上宣传着他，本来相识的有些人也改用青眼相看了。朱正还是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！接着，他又光荣地成为“人大”代表了！区区不才，看得起或看不起他，不足以增减他一厘一毫。而且，我还想，就象厌恶快嘴李翠莲那样，肯定有人厌弃朱正，我也并不“最最最”喜欢他。但是朱正终久还是那个朱正，蓬头垢面，孜孜伏案，满屋子乱堆放着书，好象不知道堂堂首都的理发馆并不太少。我不愿给他写序，引起他不满，他倒也不是使用什么

激将法，而是他竟把现象当本质。他不知从哪里听说，我十五六岁时就在地方上录音编报，当大学生时又编报，后来就靠做报纸、期刊、书籍编辑混饭吃，后来又因此晃浪浪打碎了饭碗，似乎颇知当编辑的滋味。我则严肃地注意到，朱正比我小十岁，而他不高兴的日子却比我长。我多次反思，不必太拘谨，生怕人家指指戳戳议论我不懂天尊地卑，不应该自惜羽毛，而使我的朋友不乐意，还是写一篇序言放在他集子的前面为宜。

爱好摄影者懂得，倒影常常比主体本身更吸引人。我多么希望为朱正而写的这篇序言，也能成为我的一种倒影。我之所以回心转意来写序，是含有标新立异之意。我怀着两点具体用意，请容我一一道来。

第一，读者为作家的大著写序，这是一个创举，一项突破。本来，“序”亦作“叙”，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，后亦用作赠序体文章的名称。自序之外，他人撰序，起初都带着识鉴性质，大都是前辈学人，社会先达，或有德行盛名的人，才有资格为人著作写序，或赠人以言。我只是一个读者，不揆埶昧，固属良友之命难违，我还有一层含意。我国历来缺乏民主与科学，一言堂到处可见，而平等的同志式的评论活动不发达，图书、艺术、戏剧等论坛比较沉寂。我以为一切出版物有两个审读过程：一是在出版社内部，必须经过几个人次审读，而后考虑采用，进入加工整理，然后印制出版。一是在出书之后，书籍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社会上流通，这时受到广大读者审读检阅。这第二次审读，才能检验出书籍的价值；如若当代仍予忽视，而后人重新审读，终至发现了它的真价。读者评书，是一种极有意义

的活动，可以采取写书评、开讨论会、举行读书报告会种种形式。这种活动得以开展的程度，反映一国文明的程度。我作为朱正作品的读者，写出我的感受来。我觉得朱正长于思辨，目光如炬。他读稿评文，鞭辟入里，能在字里行间看出问题，而且坚持原则，浑身是胆。凡有所见，总是直言道上，不肯畏缩搪塞，模稜两可。当个编辑，审稿评书，应该抱持这种态度。他行文遣词也有特点，我平时注意阅读，好象倚马可待，一清如水，没有雕琢，朴素之中寓有美感，我学不上。他编辑的书，也有我看了不满足的，例如《散宜生诗》（注释本），他的注释，多解典故，可见其治学功力，但我渴望多知道点本事，他却未予注明。我岂敢自封为读者代表，这里只写出读者之一的感受，稍尽作序者之责。

第二，奉呈此序，请求公众理解和尊重编辑的劳动，同时也盼望编辑自爱自重。作为一个编辑，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素质，一定的政治学术水平，而且还要经过一番刻苦的学习和训练过程。朱正这个集子中所收的文章，可以供社会上来测定编辑的功力。党中央和国务院再三再四强调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。邓小平同志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：“善于发现人才，团结人才，使用人才，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。”但还不是全社会对此都能理解和都能尊重的。不学有术者流，至今还听不进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教导。甚至有个别管理过意得沃罗基的人物，个别自称守一、不知有二的同志，不懂得劳动和人事的人，还认为编辑不过改几个标点符号，编辑、记者的工作是“简单的重复劳动”，只是一种行当罢了。那些只懂得把“木”字和“又”字拼合在一起，便在会上大言不惭的人，

对他们不必气愤；我们应该怜悯这种不成熟的人，他至今还不认识自身文化素质如此低下为可羞，还不认识其部门里如此放肆的胡言替国家丢脸。还有一些人，认为职称评定制度与取消终身制不合，他们把党政大权和学术职称当作同一范畴中的同等概念对待，岂仅仅是个思想方法的问题，只能表明其方寸已乱，移位到胳膊窝下了！也难怪，我们至今还缺少谈编辑劳动的书。人类精神活动的这个奇异而艰苦的领域迄今尚缺少研究。朱正的《人和书》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，反映了编辑的劳动，编辑的学力与真价，反映出编辑怎样辛勤努力，克尽自己的职责，完成党和国家交下的任务。通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，用创作撰述之美、审读加工之美、设计装帧之美的“三美”具备的书籍，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水平！我谨将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同行，它能鼓励我们努力学力，提高素质，奋力去实现党和国家的要求。我还要特别介绍给不大理解编辑工作的人，不知怎样尊重劳动和处理人事的人，读读朱正的这本书可治白内障，少说糊涂话，从而把自己逐渐培养成真正象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的干部。这也是我稍尽作序之责。

上述两点拙见，不过野人献芹，若不以其蜚于口，或能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，有利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进展。经济的发展，文化的提高，学术的繁荣，关键还在人才。用人才，方能出好书；出好书，又能育人才。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一切追求知识、追求真理的人以力量，鼓舞我的同行奋力前进。我还希望这本书能给头脑里有什么东西束缚了的人物以启发，请他们在议论和衡量编辑的工作时说一点清醒的话；对于帮助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，能表现出象重视国际球

类比赛胜负那样的热情和激动。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是生养抚育我们的祖国母亲。我们衷心祝愿她繁荣昌盛，有责任催促社会进步和革新。在我国近代现代史上，在历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，都有编辑走在时代的最前列，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又岂敢自甘落后呢？

历史新时期的灵秀之气无远弗届。党和国家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，肯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嘉树美箭，已有土壤而生。柳宗元如仍健在，不会再说“楚之南少人而多石”，将会另写新的《八记》。洞庭波涌，岳麓风清，回湘从事出版工作的朱正同志，想必正在选择新的视角，着手撰写和编辑新书吧？

1986年6月5日于北京

目 录

1 序

戴文葆

上辑 关于人物

- 1 冯雪峰同志于我
9 我的怀念和感激
14 回忆孙用同志
20 董每戡同志二三事
29 我学作文
——记叶圣陶先生
33 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
——记钟叔河
-

下辑 关于书籍

- 43 关于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的注释

- 51 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
- 58 学鲁迅的为人
- 63 鲁迅传记资料中的真伪问题
- 79 有关鲁迅书信三题
- 88 《鲁迅研究百题》编辑后记
- 92 《鲁迅研究文丛》第一辑编后
- 94 鲁迅翻了秦始皇的案吗？
- 98 《草鞋脚》是一部怎样的书？
- 105 鲁迅为什么要翻译《工人绥惠略夫》？
- 112 读《药》
- 124 《鲁迅诗集》编后
- 126 《双十怀古》本事
- 139 马克思论“精神胜利法”
- 141 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！
- 143 是谁把文稿吞进肚子去？
- 145 人死了之后，究竟有没有魂灵？
- 147 《文学因缘》
- 149 “草字头”
- 152 “先生小酒人”
- 154 庆老爷并非庆亲王
- 157 改梦案
- 159 至少记错了一句话
- 161 “非常处分”是怎么回事？
- 163 王方仁与王育和并非一人
- 165 说的是刘向的《列女传》吗？
- 168 孙伏园著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编后

- 171 伟大人物的一个侧影
——读王得后《〈两地书〉研究》
- 178 孙用《〈鲁迅全集〉校读记》后记
- 181 《瞿秋白文集》文学编第一卷编辑手记
- 200 《瞿秋白文集》文学编第一卷编辑记事
——为1985年《中国出版年鉴》作
- 207 一得小集
- 238 《瞿秋白书评集》序目
- 241 瞿秋白不赞成“直译”
- 243 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本
- 247 读巴金《随想录》后的随想
- 253 一个作家眼中的当代美国
——读丁玲《访美散记》
- 261 聂绀弩用《野草》意挽荃麟七首
- 266 聂绀弩著《高山仰止》编后记
- 268 聂绀弩《散宜生诗》（注释本）附记
- 271 你比你感觉到的要能干得多
——读格拉宁的《奇特的一生》
- 276 一生负重征途
——读李锐《龙胆紫集》
-

冯雪峰同志于我

在3月19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读到了杜鹏程同志的《〈保卫延安〉的写作及其它》。其中谈到了冯雪峰同志，表达了他对“这位忠诚、倔强而耿直的老前辈”，“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”的深切悼念。杜鹏程同志的文章使我深深的感动了。三年多来，我常常想起雪峰同志，想起他对我的教诲和关切。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也是“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！”

我和雪峰同志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面。可是，在我的感觉中间，好象是非常熟识，非常亲近似的。最早使我了解到雪峰同志的一些情况的，是许广平同志的《鲁迅和青年们》这篇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，许广平同志是这样讲起的：

“曾在北平旁听过先生讲书的青年F，后来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，而对门即见，每天夜饭后，他在晒台一看，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，他就过来谈天。他为人颇硬气，主见甚深，很活动，也很用功，研究社会科学，时向先生质疑问难。甚为相得。后来在左联等处，他也时露头角。对先生感情很好，但对解决社会进步的热忱更深。自奉很刻苦，早晚奔走，辄不辞劳，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，他大约每天下午十时才能回家，时常见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门外伫候，饿久了，小孩手拿干面包充饥。他不管家里的人心焦，非到相当的时间不回。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。敲门声响，他来了。一来就忙得很，《萌芽》、《十字街头》、《前哨》等刊物的封面、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，要先生帮忙。甚至题目也常是他出好指定，非做不可的。有时接受了，有时则加以拒绝。走出了，往往在晨二三时。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，做预约好的工作，直到东方发亮，还不能休息。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，接近的人进忠告了。先生说：‘有什么法子呢？人手又少，无可推委。至于他，人很质真，是浙东人的老脾气，没有法子。他对我的态度，站在政治立场上，他是对的。’先生是这样谦虚，接待了一个赋有正义感的青年。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，有勇猛的锐气，几乎样样都想来一下，行不通了，立刻改变，重新再做，从来好象没见他灰心过。有时听听他们谈话，觉得真有趣。F说：‘先生，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。’先生说：‘不行，这样我办不到。’F又说：‘先生，你可以那样做。’先生说：‘似乎也不大好。’F说：‘先生，你就试试看吧。’先生说：‘姑且试试也可以。’于是韧的比赛，F目的达到了。对庄严工作努

力的人们，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，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，先生除了尽其力所能及之外，还有什么需要坚持？这时候见到的先生，在青年跟前，不是以导师出现，正象一位很要好，意气相投的挚友一般。”

这一段文章把读者带回到了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三十年代。当年登在《十字街头》上的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，《好东西歌》、《公民科歌》等等，至今翻开还闪耀着匕首的光芒的作品，大约就是在那浓黑的深夜里，雪峰同志固执地请鲁迅先生写下来的吧。柔石他们牺牲了。后来我听说，当时雪峰同志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没有在场，才没有一同被捕、牺牲。后死者有后死者的事情要做。于是，他又在深夜里悄悄地潜赴鲁迅先生的家里，取去了《柔石小传》和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，把它编入秘密印刷的《前哨》上面。……现在的《鲁迅图片集》中收了一帧珍贵的照片：鲁迅先生、许广平同志带着他们的孩子海婴；雪峰同志、何爱玉同志带着他们的孩子雪明；两个家庭六个人。这是1931年4月20日照的，那正是刚好编完这本《前哨》的时候。照片是没有声音的，但是从沉默的画面，谁都可以看见深沉的愤怒和悲哀。是的，当时，他，雪峰同志，作为一个得力的助手，是和鲁迅先生一起，奋战在战斗的前哨阵地上的。

在萧红的那篇优美的散文《回忆鲁迅先生》里，给雪峰同志留下了另外一帧速写画像。那已经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，再受党中央的派遣重来上海之后了。萧红回忆说：

“……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

的人，鲁迅先生介绍说：‘这是一位同乡，是商人。’

“初看似乎对的，穿着中国裤子，头发剃得很短。当吃饭时，他还让别人酒，也给我倒一盅，态度很活泼，不大像个商人；等吃完了饭，又谈到《伪自由书》及《二心集》。这个商人，开明得很，在中国不常见。没有见过的，就总不大放心。

“……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，酒瓶就在他的旁边。他说蒙古人什么样，苗人什么样，从西藏经过时，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，她就如何如何。

“这商人可真怪，怎么专门走地方，而不做买卖？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，一开口这个，一开口那个。并且海婴叫他×先生，我一听那×字就明白他是谁了。×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，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，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。

“有一天晚上×先生从三楼下来，手里提着小箱子，身上穿着长袍子，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，他说他要搬了。他告了辞，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。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，问我说：

“‘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？’

“‘是的。’我说。

“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，而后向我说：‘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，是贩卖精神上的……’

“×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。”

啊，是一位仆仆风尘的走私商人，一位贩卖精神上的私货的商人！

我就是从这些记载中间，当然，更从雪峰同志自己写的